

# 在程式化的社会里 找寻特立独行的心灵

□ 周倩/文 李法明/书法

20年前作家王蒙曾问：“当人类变得越来越事物化，当食欲得到了技术的支持，当争斗发展了人的智慧而智慧又发展了人类的争斗，使争斗达到毁灭自身的边缘，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匆忙，匆忙得似乎忘记了生活，当浅薄、迎合、刺激的油彩差不多淹没了艺术的真容：诗能帮助我们吗？诗能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吗？”——题记

我从未认真想过诗歌会有如此的魅力，但这个夏天，随着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的队伍，我走进了不一样的诗人的世界，我也开始认真考虑，诗歌到底对这个社会有着怎样的推动？

## 一群爱标新立异的诗人

军人出身的王久辛，让他富有情怀的诗人气息隐藏的更深些，他说话很直，几乎一语破的，他讲：“当代大多数诗人没有修辞准备。”什么叫修辞？他用手指一个个划着：“比喻、排比都是最基本的修辞，还有更深层的修辞，中国汉语共有72种修辞方法，你用会了，写500、1000行诗让人读起来一点不觉得累，这就是修辞的作用。”

王久辛喜欢用烟嘴抽烟，说话的时候把烟拿的离人较远，他说写诗的人有三种状态，一种是自由式的，作者一般想到哪写到哪，写自己的心声，虽然缺少训练、经验，但他们的诗歌带有毛茸茸的，最初的新鲜感。他说他上中学时候的诗歌多数都是这样的形态。及至有了专业化的学习，开始对各个流派的诗歌有了研究，就进入第二种状态，专业式的，这时作者经过了正规的学习，掌握了审美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，写诗也变得专业起来。

说到这，他顿了一下，也许是怕我还不够明白，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根香烟，放在烟嘴上燃起来：“比如我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诗歌，首先是源于我对苦难的感触，30万人被杀，

# “七月流火” 与天热无关

□ 钱国宏

眼下已进入炎炎盛夏，翻阅报章、游览网站，时见“七月流火”一词，用来形容盛夏天气之热，暑气之旺。其实，这是一种望文生义式的成语误用：“七月流火”非但不是形容天热的，而且恰恰是形容天气转凉的。

“七月流火”一词出自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曰觱发，二之曰栗烈。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”意思是说：“农历七月黄昏，大火星的位置由中天逐渐西移，暑热开始减退，天气开始转凉。到九月天就冷了，该准备寒衣，要多穿衣裳了。十一月北风呼呼响，十二月寒气刺骨寒。粗麻衣服没一件，怎能熬过腊月天？”可见，“七月流火”没有天热的意思。

“七月流火”中的“火”，不是指“火热”、“炎热”，“下火”，而是“毁”的通假字，发“huī”音，指的是天蝎座中的大火星。大火星简称火，火星、大火，也叫辰星，商星，天文学上称其为“心宿二”。此星高挂苍穹，逐渐西移、下坠的时候（“流”有流动、坠落之意），天气就开始转凉了。古人观察到了这一天相变化，于是就唱出了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”。

大火星之所以古人为古人所注目，是因为它在整个天蝎座中是最亮的一颗星，它所发出的火红色的亮光，极为耀眼。古代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大火星等日月星辰之运行变化，逐渐摸索出了天相与时令的变化规律，从而以大火星等天相变动，来确定农时，以指导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。清代学者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说：“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。”“七月流火”，农夫之辞也。”明确指出，古人对天文星相十分看重，天文知识较为普及，而且，“七月流火”一词就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，是农民自己总结出来的“土语”。

大火星在东方黎明时出现的时候，时令正好是春分；大火星在西方不见的时候，时令恰好在秋分。古人对大火星的这一变化规律非常熟悉，于是，很早便设立了“火正”这一官职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中载：“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，祀大火，而火纪时焉。”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也有类似的记载：“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阏伯，季曰实沈……迁阏伯于商丘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。”“火正”的主要职责就是常年观测“大火星”的位置变化，“授民以时”，以便安排农业生产。

综上所述，“七月流火”要读“七月流火”，它是天气转凉的一种信号，“知暑渐退秋将至”。用来形容夏季天气炎热，属于望文生义，成语误用。希望方家纠偏正听，避免以讹传讹，贻患后世。



30万人排成排该有多壮观？可是他们就这么沉寂地躺在那里，躺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。”“大雾从松软或坚硬的泥层慢慢升腾/大雪从无际也无表情的苍天缓缓飘降”这是王久辛《狂雪》中的诗句，他说写下这样的诗句，是因为他把心沉浸在南京的那个冬天里，那个萧瑟、肃穆的地方。

他的眼神随着香烟的云雾微微闭起，“对苦难的理解，是需要你用心去体会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诗人都有心灵化的想象力。”接着他的语言突然变得急促起来，“你再想想鬼子拿刀杀人的场景，妇女被强奸、孩子在哭泣、年老体弱者发出的默默无助的叹息……”

“这时候鬼子进城了/铅弹/像大雨一样从天而降/大开杀戒的城门/杀得痛快得像抒情一般……”王久辛说他的诗里面充满了对那个时候的南京人，更是对中国人的悲惨的震怒。因此他的诗歌《狂雪》也是这样完成的，是用心、用血泪完成的。

思绪回来，他沉默半分钟，接着说：“当你对世界诗歌文学有所了解，对中国古代诗歌有所了解，当你既有沉静心灵的能力，又对世界先进文化有所准备的时刻，再加上诗人本身充沛的情感，这时就达到了第三种状态，有哲学思考的专业诗人。”

在王久辛眼里，诗人就是一群爱标新立异的人，他开玩笑说：“你看，来的这些诗人，互相谁都不理谁，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不同于别人，但我们人类正在趋向同质化，一样的建筑、一样的服饰、一样的城市。”他变得严肃起来：“同质化的蔓延很可怕，因为它会让人失去思考的能力，停止人的思想，谁都知道克隆最简单嘛。”他把香烟掐灭，镇定地说：“我们说的所有创新，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创新、思想的创新，诗人的作用就在于此。”

## 听杨牧讲《我是青年》

已是古稀之年的杨牧，头发早已斑白，脸上的老年斑也足以让我心生尊敬。第一次跟一位

年龄可以称得上爷爷的人面对面聊青年话题，让我诚惶诚恐。上世纪80年代，杨牧的一首《我是青年》曾在那一代人的心里激起澎湃浪花。

“人们还叫我青年……/哈……我是青年！/我年轻啊，我的上帝！”时至今日，听杨牧自己朗诵一段，还能在我的心里激发共鸣。

那是上世纪80年代，杨牧参加第一届青春笔会，一次吃饭，与人聊起上世界60年代的自然灾害，同行中有一位东北的女诗人说：“1960年，我还没出生啊。”杨牧一听，头就炸了，1958年杨牧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，可她还没出生，而现在他们竟然同坐在一个板凳上——是她偷走了杨牧10年的青春？

假如再减去10年，杨牧正是青年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尴尬，带着这样的委屈、不甘甚至愤怒，杨牧的笔趟过了这样的诗句：

“……哈，我是青年！”“我爱，我想，但不嫉妒。/我哭，我笑，但不抱怨。/我羞，我愧，但不悲叹。/我怒，我恨，但不自弃。”

我看杨牧的眼睛里充满了亮光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已经步入老年，但当时促使他写下那样豪迈诗句的年轻人依然埋藏在他心底，这就是一个诗人一生不朽的诗魂吧。

如今，杨牧早已不是青年，但他的诗歌《我是青年》仍然年轻，读起来仍然可以拨动人心弦，诗歌并没有因为时代去了而离开，至少它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影子。

## 打工诗人的羞涩与自信

认识郑小琼，是因为我在工作中一直对打工文学有着持续的关注，发过她的诗歌，做过书面采访，这次能够在四川相遇，我本是想同她好好聊聊。无奈活动安排太紧凑，等到回京的前一天下午，我才在李白故居逮住她，上前递过名片，说明来意。郑小琼很客气，把我叫到一边，笑着说：“你看这天好热啊，这么热的天估计你也没心情采访，我也没准备好回答，你回去发我邮箱吧，我写下来寄给你。”我猜她是习惯了书面采访的形式，我的突然到

访让她有些难以适应，于是合影道别。第二天回京路上，我拿出照片欣赏，依稀还能感觉出她眉宇间的羞涩，这羞涩来自于她的性格还是她的经历，不得而知。

在打工文学领域，郑小琼算是较早一批走向前台的诗人，就如杨牧对她的评价，她的诗歌不仅写得更真实，更具有生活化，在诗歌语言艺术上的造诣也是不输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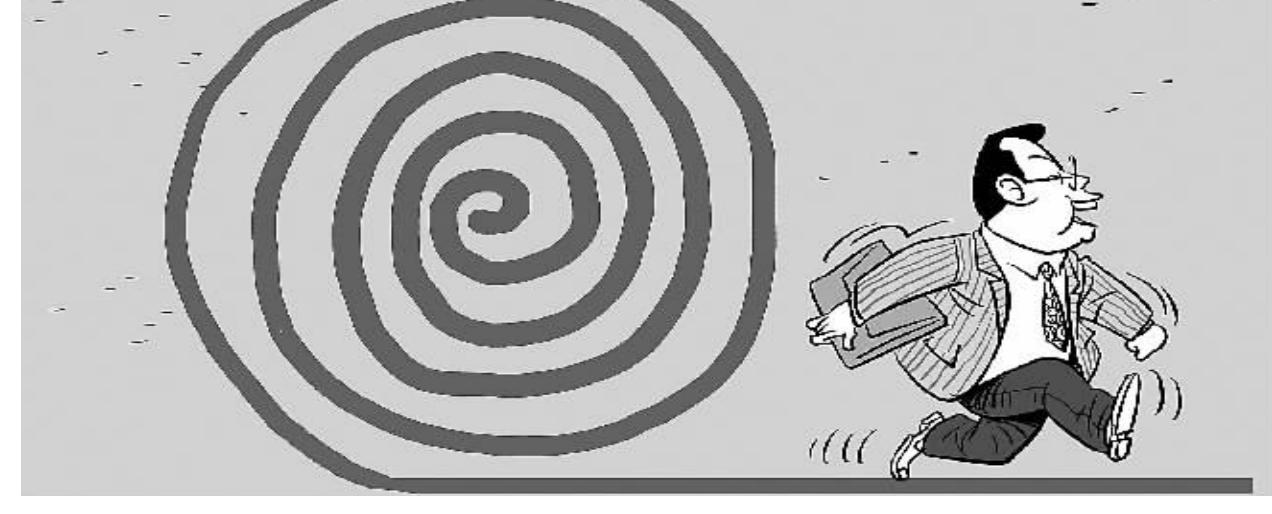
写诗这些年她一直坚持关注弱势群体、平民阶层，把自己泡在生活里，用笔去代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心声。她的诗歌没有添加剂，纯天然的来自于生活，又回报给广大的读者。

郑小琼对自己曾经打工者的身份直言不讳，她说她写了很多关于农民工题材的诗歌，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“打工诗人”。正如郑小琼所言：“这是一个‘马甲’横飞的年代，习惯了各种命名与被命名。因为我的身份披上的‘打工文学’的马甲，我个人也不幸地被披上了一个‘打工妹诗人’的‘马甲’。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，我更关心‘马甲’背后的东西。我相信，我们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这个‘马甲’之后的文学，才是文学的本身。”

透过这样的话语，我能看到在她原本羞涩的内心，其实有一颗坚强、自信的心灵在支撑。

四川之行回来，我坐在办公桌前，看见7月21日工人日报家版“人在他乡”栏目的一个小标题：“辛勤的蚂蚁”是城市的好朋友/每天进行高强度的搬运/练出了铮铮铁骨”。我把这首小诗拿给王久辛看时，他对这首小诗大加赞赏，他说：写诗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要“真”，而这首小诗不仅“真”，还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，作者把自己比作一只蚂蚁时，他其实是在自嘲地发泄劳作辛苦的同时，也在肯定自己的劳动。王久辛说很高兴能够看到年轻人有这样的才气，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。有这些年轻后生的努力进取，我们的诗歌就有希望，人们就能通过诗歌，让自己的内心自由、灵动、高贵。

这或许就是诗歌带给人类的福祉吧。



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去解决什么问题，它只是把原来想不通的问题，变得不重要了。 赵春青画

# 萨尔图，月亮升起的地方

□ 董艳春

萨尔图，月亮升起的地方。一种宁静的、浪漫的、唯美的意境。一直想写萨尔图的月亮，懦弱的，迟迟不敢动笔。我担心以我的笔触不能很好的诠释，因而辜负了她。不动笔，题目放在心中，沉沉的，又不能坦然。

古往今来，月亮就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，而萨尔图的月亮，也被许多作家诗人讴歌，文笔隽永，尽显风采。但这轮明月在我心中，已然难以释怀。我常想，不知会有多少人将这轮明月放在心头，那也一定是千颗心有千种感受，万颗心有万种心得。而我的理解不知是一心之得，还是千心万心之和？

萨尔图，月亮升起的地方。一轮明月高挂天际，举首仰望，与之心语，一种别样的感受汨汨流淌……欲说还休不如尽情倾诉。想必心中都可能容，想必这轮明月也愿倾听。

萨尔图，月亮升起的地方。远古一支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，在夜色朦胧中，望尽天涯的不见家，那是何等的惆怅。在那无望的环境

里，在那断肠的心境下，一轮皎洁的明月缓缓升起，照亮了草原，也照亮了心。“明月何时照我还，天涯何处是我家？”萨尔图，我的草原，我的家乡。至此，流浪者不再彷徨；至此，天涯不再漂泊。

萨尔图，月亮升起的地方。地上是肥美的草原，地下是丰盈的宝藏。新中国，石油工人一声吼，打破了草原的宁静，顷刻间，一片荒原碧火红，石油大会战在萨尔图打响，“要让那大草原，石油如喷泉”，伴随着石油工人的号子和誓言产生了大庆精神、铁人精神，并在全国迅速传播。流传最广的莫过于“三老四严四个一样”，而我感触最深的是“黑天和白天一个样”，铁人们战天斗地，不分昼夜，开掘挖采，奉献能源。在冬之寒夜，在荒野莽原，月亮高高悬挂，明亮了荒原、照亮了井架、映出了石油魂。萨尔图的月亮是如此富有灵性，她愿意为这块神奇的土地照亮，愿意为奋斗奉献的人们捧出亮光，石油大会战，萨尔图的月亮成为数万石油人心中的光明和由此滋生的缕缕温情。

如今，当人们徜徉在这里，林立的大厦、高耸的采油树、一望无际的绿色湿地、波光粼粼的蓝色湖泊、草原、温泉、鸟群……你会感叹上天的恩赐与人类的创造完美结合，自然和谐、生态宜居，吸引人们纷至沓来，学铁人精神、湿地风光、泡雪地温泉、游百湖美景。入夜，月色氤氲，清风习习，漫步湖滨，感悟这里的风韵，任思绪飘游，一种静谧祥和，一种韵律起伏，便会从心底慢慢升起，与月色融合，体味湖心印月，百湖百月，百月归心，心升明月的意境……

萨尔图，月亮升起的地方，升起在人们的心间。

□ 恒敏

我的家乡在那亘古不变的黄土高坡。上世纪60年代后期，我就出生在那里。虽久居都市，但我仍眷恋着那黄土地上的人和事。

乡情难忘，难忘那一幅幅静谧祥和的家乡景。秋季是成熟的时节，也是收获的季节。辛勤忙碌的人们，此时此刻总也合不拢嘴。你看，十里塬上，极目远眺，绿油油一片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；阵阵秋风吹来，树木随风摇曳，犹如波涛翻滚的绿色海洋。走进去，硕果满枝头，红的是苹果，紫的是提子，黄的是酥梨，黄中泛红的是柿子，那可真是“十月丹青”。哥像猴子似的攀上院内大树，把铁丝拴在树梢上，另一头拴在矿石收音机的碳棒上，把耳机线连接上，就可收听，不过音质太差。每当父亲不在时，哥就塞着耳机，像父亲般模样，眯着眼睛摇头晃脑地细听，惹人眼红；每到这时，我不由地拽着哥的衣袖，嚷着也要听，他拿下耳机在我耳边一摁，问道：“听见了吗？”我说：

“听见了。”“想到里边去不？”“想。”哥说：“你围着院子那棵大树跑，跑着跑着就跑进去了，不但能听见，还能看到。”于是，我便围着大树跑呀跑，直到现在，也未能跑进去。

工作后，很少回家乡，但每次回去，临街的大人小孩都在喊：“水娃回来了。”若要住几日，很难和父母一起吃上几顿饭；每天东家叫了，西家来了，你送水果，他送鲜花，这个你要带上玉米棒子，那个让你捎上菜油，还说是纯正的土特产。我问怎么个纯正？他们说，榨油时，先把菜籽洗净晾干，蒸熟，再包起来，用很大的木桩压在上面，油才慢慢地、一滴一滴地往下渗。真是，除了那纯正的情，还有那质朴的心。

# 家在黄土高坡

先是足球世界杯，跟着是金砖五国峰会，南美一下子就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电视观众面前热络起来。看到巴西和阿根廷，我想到的却是一个似懂非懂的概念，就是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据说这个概念的基本涵义是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，发展往往陷于停滞，很难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。

在前些年我国刚踏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，很多大师就苦心告诫说，切忌堕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在三年吾心之后，智者们时常列举巴西和阿根廷来描述担忧。到今天，面对复杂的经济现状，不少焦虑的头脑仍然怀疑我们是不是正在陷阱边上转弯。

坦白说，这么专业的学问不是我可以整明白的，迷糊的感觉是，当下的发展离那个陷阱到底是近还是远，大多数人心里并没有底，尽管谁也不愿意深入到陷阱底部去调研一下。胡思乱想之余，我想到的是一些担忧何以最后成了先知先觉的理论。大概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这样的金玉良言只是对个人的劝诫了，对族群而言，起到的作用似乎很有限，可能是这样事情太多了吧，所以咱们总结出一个成语，就是一语成谶。

早先工业化风生水起的时候，针对一日千里的混乱速度，悲观的学者就提出千万要避免工业化污染的老路，诸如伦敦、洛杉矶雾霾事件之类的典型案例随之经常被翻腾出来，乐观的家伙则嘲笑古董异议：早有前人的探路，我们不会愚蠢如此的，而且现在科技发达，咱们使用的设备也是更新过很多代的先进产品，汽车就更不用说了，油品质量高过粗放时代太多了，遗憾的是，最后的结果证明悲观的家伙才是智者。

计划经济没了，大家各自关起门来增产增收，不小心就蒙混自己一回，权当是还可以理解的事吧，可是如机构精简这类掌控自如的事情也完全失去控制，说起来就有些不好交代。我知道的机构精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，很奇怪的是，这种提高效率的事一开始就有反调，说是按照帕金森定律，机构精简只会起到膨胀的效果。反调人士以帕金森定律为据推论说，除非把某些机构撤掉，否则的话精简只有三种选择，一是老大让贤自己种田，二是雇请高人协助自己，三是招募可以控制的下属为自己分担任务。分析说老大让位完全不可能，高人入府也一定会取而代之，结果三种情形就只余下一条路，那就是雇佣多位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来分担各类业务，再加上配套服务的人和机构，最后的结果如何就不需要多说了，人多事情自然就更多，大家都很繁忙。智者多虑的说法再次得到明证。

相似的故事不多演绎了，仅就一语成谶的顾虑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担忧还是必须谨慎看待的。事实上以经济学家为首的师父们早就在为之贡献智慧，纷纷探寻大政方针，切磋宏观谋略，等等，高见如云，就像工业化时代一直喧嚣的声音。

然而基于已经发生的一些事例，我对沉溺于某一方面的学说不太有信心，内心里免不了会偷偷地怀疑某些以机制为纲，靠设计

□ 欧阳



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良策。晚近的这几十年，伴随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，关于环境、关于通胀的忧虑几乎没有断过，而且一直也在优化策略，但是，冥冥之中即使是极个别固执抗拒污染产业的城市，雾霾还是渗透进了门窗，我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还是不断被通胀吞噬着。有一个现象也许可以更好地解释内中的缘由，不知不觉之间，人们都觉得汽车生活更有品质，到现在，曾经的自行车王国汽车多到中小城市都变得骑车不宜，这种变化要论起来，很大程度上是观念演进的成就，悲观地说是文化滞后的恶果。我们不能强迫他者做有利于自己的事，反过来，要让理想生活蔓延只有个人的坚持显然难以实现，这是全社会的事，是一个族群的文化镜像，就说帕金森定律吧，本质上其实也是权力欲望和等级观念的直接产物，是落后文化遗留下来的痼疾，甚至和某一时期的特定制度、体制没有多大关系，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特征之一的贫富分化，很大程度上关乎的也是文化价值所体现的生活追求。

回过头来再看那些未先知的忧虑智者们，他们真的会相信财富增长的精神富足吗？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不太像是一个经济问题，而更像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陷阱。

# 马克·吐温的抱怨

□ 程应峰

以幽默著称的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，也有抱怨的时候，但即使是抱怨，也具有不可抗拒的幽默特质。

在马克·吐温看来，他的童年是伤心的。他常常对人抱怨说：“我出生时和我的双胞胎兄弟长一模一样，连我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。有一天，保姆替我们洗澡时，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，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哪一个。最令人伤心的是，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，其实不是，活下来的是我弟弟，那个淹死的人是我。”

马克·吐温旅行演讲来到一座城市。晚饭前，他到理发店去理发。“你是外地人吗？”理发师问他。“是的，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。”马克·吐温回答。“你来得正是时候，今天